



古今事文類聚

新集  
世一之世二

~~99~~  
79

逍遙文庫  
文庫6  
28  
79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一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子和 刊

諸院部

諫院

歷代沿革 **秦**始置 **宋**明道元年陳執中為諫官屢請置院於是

以門下省為諫院從舊有於左掖之西置諫院自此始 **元**置

諫議大夫及司諫補闕拾遺皆以左右分員

群書要語保氏掌諫王惡 **注**曰諫者以禮義正之 周禮地官箴

尹楚之官亦諫臣也 呂氏春秋注 齊桓公有坐友三人諫臣五

人舉過者三十人 劉軻上崔相書 凡章表皆啟對其言密事則

用阜囊也 漢官儀

古今事實

史丹青蒲

漢元帝寢疾史丹直入卧内頓首伏青蒲流血言本傳

張湛白馬

漢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復諫矣後張湛傳

頭軛乘輪

申屠剛嘗慕汲黯史鮪之為人光武嘗欲出遊諫不聽遂以頭軛乘輿輪帝遂為止後本傳 富大用 劫石

額叩龍墀

漢書卷之二十一

唐敬宗好遊畋劉栖楚曰臣以諫為官使陛下負天下之譏請碎首以謝遂以額叩龍墀血被面

引裾而諫

魏文帝欲徙冀州十萬戶辛毗諫帝不答而起隨而引其裾三國志

回天之力

張元素諫太宗修洛陽宮魏徵歎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入閣諫事

唐王珪傳帝曰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諫諍王珪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諫不用則相繼以死今陛下開聖德收采多言臣

唐王珪傳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唐王珪傳

願竭在薷佐萬分一帝乃詔諫官隨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閣  
挂推誠納善每有規益帝益任之職林

側門論事

太曆十二年詔曰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由門  
司不得輒有滯滯如須側門論事亦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代  
宗實錄

每事十論

憲宗元和二年謂宰臣曰朕見文皇行事少有過差諫臣論諍  
往復數次况朕之寡昧今後事或未當卿等每事十論不可一  
二而止

欲陳十事

唐憲宗謂李絳曰比諫官多朋黨論奏不實皆陷謗訕欲黜其  
尤者若何絳曰人臣進言豈易哉如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  
時以聞而削其半故上達者纔一二今乃欲譴訶之使真言箝  
口非社稷利也本傳

鳴陽鳳

唐高宗自韓瑗褚遂良之歿內外以言為諱高宗造奉天宮李  
善感始上書極言之時人喜之謂之鳳鳴朝陽李善感傳

殿上虎

劉元成安世字器之遍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每以辯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折廷爭至雷  
震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

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廷觀者皆汗縮竦聽退則咨嗟歎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上虎同上

謗時賣直

田錫字表聖嘗曰吾立朝以來封章五十二奏皆諫臣任職之常事也豈可截副示後謗時賣直悉取焚之東都事畧

議論持平

陳忠肅公璣字榮中公在言路知無不言然議論持平務存大體彈擊不以細故未嘗及人私過言行錄

綴兩省班

熙寧八年同知諫院范百祿言今修起居注真舍人院則綴小兩省班同知諫院則繼而不與非明職分勤官守之意詔令綴

小兩省班職官分記

賜五品服

歐陽文忠公修慶曆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丞知諫院賜五品服言行錄

數斥大臣

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知諫院數論斥大臣權倖請罷去內降曲恩又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

力引石介

慶曆中余靖歐陽修王素蔡襄為諫官力引石介時范仲淹曰石介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

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如此諫官也  
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  
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使言之其  
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忘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  
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  
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  
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

其名而議之曰其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回嗚呼可不懼哉

諫院題名記

巫伋

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雖未曰名官然亦尚矣秦漢以來始置  
諫大夫無常員大抵多至數十人秩纔比八百石蓋其員多則  
其選輕之厥後或置或不逮唐設六典職始專而任重焉由諫  
議大夫而上有散騎常侍為之率其下又有補闕拾遺皆為定  
員而分左右左屬門下右屬中書均尸言責也我朝因之雍熙  
中詔更遺補為司諫正言載新厥名以示勸獎自是言責之官  
愈重矣主上中興綜核名實大正風憲惟是耳目之司尤加慎  
擇爰自建炎初載迄于今歷諫省者纔三十人弗備官實重其  
選也先是院吏苟簡以幅紙標名氏于壁間久之遷次日月漫

不可攷顧惟猥承人乏夙夜惕懼未知報稱且不能掇拾前迹以示來者實有愧焉於是命工鐫石寘之聽事姑以謹官守而重國體云爾若夫居官自記以媚已昔人所羞非唯不敢亦不

輟紹興十九年夏四月記

御筆新除三諫官喧然朝野競相歡當年流落丹心在自古忠

良得路難必有謀猷禪帝右直須風來動朝端世間萬事俱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

左右諫議大夫

歷代沿革秦郎中令屬官有諫大夫無常員多至數十漢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後漢諫議大夫六百石

後魏亦置諫議大夫後齊集書省有諫議大夫七人後周地

官府有保氏下大夫規諫於天子蓋此其任也武成三年初置太子諫議大夫四員隋門下省有諫議大夫七人煬帝廢

之唐武德中復置龍朔二年改為正諫大夫後又置諫議大夫開元以來廢正諫大夫復諫議大夫正元四年分為左右

左諫門下右諫中書元和元年勅左諫議大夫宜去左字其右諫議大夫四員並停宋承五代之弊官失其守官職差遣

纔以定俸入而不親職諫議大夫司諫正言皆須別降勅許赴諫院供職者方為諫官真宗天禧元年詔兩省置諫官六

員不兼職務三年以李虛已為諫議大夫充職其後員缺不補天聖初上封者以為言詔以孔延魯劉隨並為右正言而

諫大夫兼他職猶故慶曆四年詔自今除諫官毋得用見任  
輔臣所薦之人元豐正名左右諫議大夫為諫垣之長專言  
責焉左隸門下右隸中書同掌規諫諷諭凡朝政闕失大臣  
至百官任非其人三省至百司事有失當皆得諫正靖康元  
年詔臺諫天子耳目之官宰執不當薦舉當出親擢立為定  
制中興之初因舊制設左右諫議大夫司諫正言屬門下中  
書後省建炎三年詔諫議大夫不隸兩省別置局於後省之  
側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以登聞檢鼓院專隸焉紹興元年  
詔中書門下兩省併為中書省二年詔中書門下後省諫院  
官吏並依舊赴三省內置局處使職元置諫院掌規諫遺闕  
左右各立諫議大夫

**釋名** 諫議大夫 聖王置諫諍之官非以宗德防逸豫之生也 前刑法

諫議曰納誨 鄭氏絢談 諫長丁未錄 **注** 諫垣之長也 忽焉

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 韓諫臣論 谷永曰事君之

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朝無諍臣則不知過

漢蕭望之疏 動寤萬乘轉移大謀 漢王商贊 論諫本仁義 唐陸

贇贊 諫議大夫大臣之任故其秩峻其任重則君敬其言而用

其道况寒謫地宜有老成之人秩不優崇則難用者德其諫議

大夫望依隋氏舊制昇為從四品分為左右以備兩省四品之

闕 六帖贊皇一品制 予欲左右前後皆得正人朝夕交戒傲

之闕分左右以備歲諫思見大德骨鯁正直者又議論通古今

喟然動上心所以增其秩而厚其祿也 六帖鄭朗大夫制 擢居



有諫益厲箴諤白集鄭覃制進增七諍之重胡文恭行錢彥遠

制改七人之華秩錢表類備員諫省尸祿諫垣方諫行言

聽之時居面折廷爭之任養慷慨敢言之氣負縱橫適用之

才並同上俾職獻替金曰汝宜南豐擬制數共工之罪不避堯

聽辯垣平之詐益彰漢德一品集授元海諫議大夫制魯公藏

客莫如賓華於左右漢后輯檻孰若列遊於公卿同上左右諫

議大夫司諫正言咸預軒墀之列是為耳目之官朱景德詔

詩句榮班聯錦繡諫紙賜牋滕唐元稹補衣諫官能用儒吾道

益黃山谷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相之後令忠履潔並為諫官

正色在列石徂徠慶曆聖德詩余時忝諫臣丹陛實咫尺杜顧

辱太守薦得充諫爭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韓少室山人

索價高兩以諫官徵不起同上盛世千齡合宗工四海瞻云

德均王完圭角儀形狀陛廉王荆公送宋諫議開緘究見諫議面

盧仝茶歌

古今事實

王褒軼才

前漢王褒字子淵益州刺史王褒奏褒有軼才乃徵褒既至

褒為聖主得賢臣頌擢為諫大夫本傳

寬饒忠直

益寬饒對策高第遷諫大夫數上疏諫後奏封事上以寬饒怨

謗下其書諫議大夫鄭昌致傷寬饒忠直憂國上書訟寬饒罪

曰臣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遂良鯁亮

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太宗曰遂良鯁亮有學術竭誠親於朕

儒術勁正

唐武儒術字廷碩以戶部侍郎知諫議大夫事勁正有風節

清謹高亮

樂商曰周舉清謹高亮可任諫議大夫續漢書周舉傳

公道蹇正

後漢韋彪字孟達上議曰諫議之職應用公道之士通才蹇正

有補益於朝者本傳

有諫臣體

唐孔戣元和初改諫議大夫侃然忠謹有諫臣之體上疏論時

政四條帝意嘉納並本傳

有諍臣風

唐文宗嘗於便殿召柳公權論事切直性直周旋為之端慄公  
權詞氣益堅上徐謂之曰朕知舍人不容却作諫議以卿論事  
有諍臣之風今擢卿諫議大夫柳公權傳

謹言具氣

唐呂元膺字景大遷諫議大夫規駁諫議大舉其職出為刺史  
中謝上問時政得失元膺論奏詞氣激切上嘉之翌日謂宰相  
曰呂景大有謹言直氣宜留在左右使言得失本傳

負氣敢言

高適字達夫明皇在蜀為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臣劾自本傳

數有忠言

後漢王良字仲子拜諫議大夫數有忠言以禮進止朝廷敬之

後本傳

切當聖心

辛慶忌上書曰劉公前以縣令見今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章

絕切至當聖心者前列輔傳

直辭無改

李法性剛有節上疏論椒房官免官八年徵為諫議大夫正

言直辭無改於舊後本傳

箴規以諷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宴侍臣酒酣各命為回波詞

或以謔言媚上或要巧譽寵至李景伯獨為箴規語以諷帝不

悅中書令蕭至忠曰真諫官也本傳

諫免死罪

蕭鈞永徽中為諫議大夫爭盜庫財死罪曰囚罪誠死恐天下

聞謂陛下重貨輕法任喜怒殺人帝曰真諫議也

諫止密節

隋劉行本為諫議大夫文帝怒一郎於殿前笞之行本進曰此

者本傳

諫用夷樂

陳禪入拜諫議大夫時西南夷獻樂及幻人明年元會作之於  
庭安帝與群臣共觀大奇之禪獨舉手大言曰夾谷之會齊作  
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帝王之庭不宜陳夷狄之技後本傳

上言制度

龔勝為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吏不良風俗薄制度太奢刑  
太深賦歛太重宜以儉約為先

上言災異

劉向本名更生以行修飾擢為諫大夫元帝即位與蕭望之等  
同心輔政乃上封事臣幸得以骨肉備九卿竊見災異並起念  
忠臣雖在賦貳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並本傳

上言官官

劉陶拜諫議大夫靈帝時上疏言官官云臣恨不列稷契伊  
周之徒而與比干龍逢為禱袁松漢書

創諫院印

大曆十二年諫議大夫薛之與奏諫官所上封章皆樞密每進  
一封即須門下中書兩省印署文牒每有封奏人且先知請別  
賜創諫院庶免漏泄至太和九年始創諫院印以院之印為文  
置投書廳

唐武后垂拱二年置廳四區列朝堂東方青廳名曰延恩南方  
丹廳名曰招諫西方素廳名曰申寃北方玄廳名曰通玄以諫  
議大夫補闕拾遺等一人充使知廳事每日所有投書至暮則

伏下與言

唐宋璟神龍初為吏部侍郎中宗嘉其直令兼諫議大夫內供奉伏下與言得失

閣中抗論

唐鄭置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置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置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置等抗論人皆相賀

上疏極論

陽城字元城元宗初隱中條山德宗召拜諫議大夫初城未起縉紳想其風采既興草茅處諫官天下益憚之及受命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城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陸贄等帝怒甚城始守延英閣上疏極論慷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城愈勵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庭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叩閣苦諍

崔元亮清慎介特大和四年改諫議大夫朝廷推為宿望鄭注構宋申錫元亮率諫官叩延英閣苦諍反復數百言文宗未諭元亮置笏在陛復言帝悟衆服其不撓

八十四通

殷侗為諫議大夫論朝廷得失前後凡八十四通以語切出為  
桂管觀察使

三百餘奏

魏鄭公徵字元成太宗時拜諫議大夫日益親或引至卧内訪  
天下事公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畫底蘊無所隱凡三百餘奏無  
不剴切當帝心者徵與王珪同輔政珪日以諫諍為心耻君不  
及堯舜臣不知徵

諫披香殿

蘇世長高祖拜諫議大夫侍宴披香殿世長曰是殿雕麗非煬  
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直豈不知是朕作對曰理臺瓊室非有

業所為帝咨重其言從獵涇陽大獲禽獸帝謂朝臣曰今日樂  
乎世長進曰陛下游獵不滿十旬未為大樂帝曰狂態復發邪  
對曰臣私計則狂為國計則忠矣

諫望儂臺

柳仲郢會昌初遷諫議大夫武帝延方士築均儂臺累諫諍切  
帝遣中人愧謝並本傳

戟架集鳥

柳仲郢為諫議大夫後每遷必鳥集升平第庭木戟架皆滿五  
日乃散唐本傳

冠蓋均王道

崔儼為諫議大夫其群從數人自熙寧里謁大明宮冠蓋駟哄

相望于道每歲宴于家以一榻置焉猶重積其上分紀

雅意本朝

蕭望之累遷諫議大夫時選通政事者為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乃上疏曰陛下憂念百姓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也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知善願陛下選明經之士以為內臣

糾正奸邪

蕭正蕭公燧字照鄰遷右諫議入謝孝宗曰卿論議鯁切不求名譽糾正奸邪不恤仇怨故制詞謂善不近名仁必有勇道上意也言行錄

喜諫議得君

後漢張普惠為諫議大夫任城王登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惟喜諫議得君

並為供奉官

元和六年御史中丞竇易直奏諫議大夫至拾遺御史中丞至殿中侍御史並為供奉官

朕之汲黯

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事畧

才若楊雄

漢李尤字伯仁侍中賈逵薦尤有楊雄之才明帝召作東辟雍

德陽諸觀銘拜諫議大夫

月請諫紙

白居易與元稹書曰僕為諫官月請諫紙詩曰月慚諫紙二百

張長慶集注唐肅宗制兩省官十月一上封

日赴內朝

宋慶曆三年田况言諫諍之臣不得日奉朝請臣在諫院每聞

一事皆諸處采問比及論列或至後時今若令諫官日奉朝請

則可以日聞朝廷之事矣詔每日赴內朝會要

入閣不許

王安石在臺閣侍從時每為人言唐太宗令諫官隨宰相入閣

最切於治道後世所當遵行也及入司政事而孫莘老李公擇

在諫職三人者熟荆公此論矣遂列奏請舉行荆公不許曰是

又益兩叅知政事呂氏家塾廣記

直舍仍舊

元祐元年王岩叟言近降旨兩省諫官出入各異戶勿與給事

中中書舍人通實欲限隔諫官不使在政事之地恐知本未數

論列爾尋詔諫官直舍仍舊四朝志

戲語帶墜

諫議班在知制誥上若帶待制則在知制誥下從職也戲語曰

帶墜筆談

饒上斗坡

先公嘗言故左省崔坡領事于宗諤因問坡義答曰唐諫議太



夫雖在給舍之上時諫議歲滿方遷給事自給事遷舍人時有  
自郎署拜諫議者驟立在給舍上朝中謂曰饒君斗上坡亦須  
斗下坡來蓋言其却為給舍序班在下也後遂為故事李氏談錄

諫論廢后

孔道輔字原魯為右諫議大夫上廢郭后道輔與范仲淹率諸  
臺諫官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道輔等欲自宣祐門入監官  
宦者闔扉拒之孔手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柰何不與我  
曹入諫同上

古今文集

雜著

爭臣論

韓愈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  
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  
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入皆以為  
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  
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  
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  
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踰  
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  
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小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  
志不可則尤之不終無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  
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

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職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而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謨

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八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借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庶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

聞用也。閱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久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可聞而目可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身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託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及其官未得位則思。

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也。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

周師氏箴

呂伯恭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踈。曰驟。遠則勢不接。踈則情不通。驟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宜。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媿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漸。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二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

號施令同歸於滅者師氏亦有功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  
箴王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  
意篤足以為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  
片辭邈不可得是可嘆已用敢追述其事而為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踈地遠	千說一聽
蒼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媿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媿惡	水火背馳	火盛水竭	微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款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侈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放惟辟主	獨制萬乘	必求峻賢	舉以自近
且永暮粥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虛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古詩

送鄆州知府宋謙議

王介甫

盛世于齡合宗功四海瞻天心初籲後雲翼首雖潛德望完圭  
角儀形壯陛廉徐鳴蒼玉佩畫校碧牙籤綸掖清光注變瑛坡茂

渥霑文明誠得主政瘼尚煩砭右府參機務東塗賚景炎廟謨  
資石畫兵畧倚珠鈴坐鎮均勞逸齋居養智恬謳謠喧井邑惠  
化洽倉黔進律朝董舊疏恩物議僉通班三殿邃徙部十城兼  
申輔周之翰龜蒙魯所瞻地靈奎宿照野沃汶河漸首路龍旗  
盛提封虎節嚴賜衣纏錦艾衛甲筭朱綬海谷移文省給堂燕  
豆添班春回緝憶問俗卷彤旂并楫商岩命熊羆渭水占治裝  
行入觀金鼎重調鹽

贈鄭諫議十韻

杜子美

諫官非不達詩義早知名破的由來事先鋒孰敢爭思飄雲物  
外律中鬼神驚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野人寧得所天意薄  
浮生多病休儒服真搜信客旌築居僊縹渺旅食歲崢嶸使者

求顏闔諸公厭禰衡將期一諾重歛使寸心傾君見途窮哭宜  
憂阮步兵

律詩

送張諫議赴闕

武元衡

詔書前日下丹霄頭戴儒冠脫皂貂笛怨柳營煙漠漠雲愁江  
館雨瀟瀟鷓鴣得路爭先翥松桂凌霜貴後凋歸去朝端如有  
問玉關門外老班超

寄韋諫議

王建

百年看似暫時間頭白求官亦未閑獨有龍門韋諫議二徵不  
起戀青山

寄李賈二大諫拜命

劉禹錫

諫省新登正直臣萬方驚喜捧絲綸斯知天子明如日肯放淮南高卧人

左右司諫

歷代沿革 唐武后垂拱中置左右補闕左右拾遺二員以掌供奉諷諫開元以來尤為清選左屬門下右隸中書宋端拱元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豐肇新官制左右司諫各一人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一人從七品同掌規諫諷諭凡朝廷有闕失大事則廷諍小事則論奏分隸兩省中興之初詔不隸兩省紹興二年復隸淳熙十五年兵部侍郎林栗奏願依唐制置拾遺補闕左右各一員專任糾彈之職孝宗從之光宗立復省元置左右二司諫又有奉

右補闕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

左右諫曹所宜迭處

晏公類要

真爾右省職任諷議

曲阜行吳安論古司諫制書

我國家設司諫署以神明其耳目

凡在茲選實難其人

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劄

詩句 惟修惟靖立朝讞讞素襲之徒含忠履潔並為諫官正色在列

古今事實

述其激切

唐文宗以魏謩遷司諫嘗言於宰相曰太宗得徵叅補闕失弼成聖政我今得謩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庶幾處於無過之地命於狀內備述諫疏激切詔中書為之辭

嘉其切直

唐辛替古遷司諫復斜封官上嘉其切直

進規納忠

韋處厚遷左司諫李絳請置言帝王以納諫為聖拒諫為昏今不聞進規納忠何以知天下事帝曰韋處厚仕隋數上疏其言忠切顧卿未知爾由是中外推其端密

詆排奸幸

權德輿載之正元中為左司諫童奏不絕詆排奸幸與陽城為助韓愈為墓碑

惟能舉職

牛叢子表齡遷司諫數言事會宰相請廣諫員宣宗曰諫臣惟

能舉職為可矣用衆耶今張符趙璘牛叢使朕聞所未聞三人是矣同上

不負所職

宋韓魏公為左司諫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為自安計否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且如此言行錄

出自宸選

明道中執政除其親舊一人為真言司諫上謂曰祖宗法制臺諫官須出自宸選若大臣自除則大臣過失無敢言者執政惶恐仁宗正史

不受上旨

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正典刑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  
言其罪以公議出之公曰若付公議臣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  
使臣受上言事臣不敢言行錄

諫諍有體

江公望除遷左司諫公望諫諍有體朝野稱為得人

君臣一體

江公望居司諫言君臣一體人君元首也左右大臣股肱也諫  
官御史耳目也股肱不力則百事廢耳目不明則四方塞一體  
病則元首為之不康是職也曷可輕付哉言行錄

法筵龍象

崇正殿諫書曰希哲除右司諫辭未獲命禮書蘇軾在瀘英戲  
希哲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希哲笑而不言退謂祖禹曰若  
辭不獲當以揚畏為首時畏在言路而頗險為子瞻所厚故希  
哲及之

座右龜鑑

包拯為司諫列上唐魏徵三疏請致座右以為龜鑑別條十事  
多見采納並同上

賞一隱逸

宋咸平中終南山處士种放對使殿尋授左司諫真宗曰賞一  
逸人可勸天下

獻四大體



田錫既得諫官即上疏獻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東都事畧

所言四十事

趙鼎除殿中范宗尹言於上曰故事無自司諫除殿中者乃進侍御史上謂宗尹曰鼎在言路極舉職所言四十事已施行三十六蓋祖宗初除言官即置簿載其所言事考其多少當否已行者即朱銷其下外廷不知也中興系年錄

存藁七十章

韓魏國忠獻王琦為諫官二年所存諫藁欲歛而焚之以效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乃集七十章曰諫垣存藁自序於其首大畧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言行錄攻蔡京無君

陳忠肅公雍為司諫先是因會朝見蔡京視日久而不敢語入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必無君自肆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因所親以自解雍答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自己也遂攻之愈力言行錄

劾親王造錦

豐稷為左司諫楊王灝荆王頽冷成都承受宦者造錦衣稷即奏劾監察御史趙機同時進對退謂稷曰聞使君言使機汗流浹背給事中趙君錫曰諫官如此天下必太平長編

論執政八章

王巽叟元祐元年遷左司諫一日並命執政其間有不協士望

者公方權給事中外即繳奏并以諫職上疏既而命下遂不由門下省以出公復上疏云命令斜出尤損紀綱凡八上章命竟寢言行錄

言外臺二人

蕭止肅公燧拜左司諫直言辯邪正然後可為治上以外臺耳目多不稱職公疏二人乃大瑞甘昇都承旨王朴所主上即罷之同上

稱職遷官

元祐六年二月中書舍人鄭雍言左司諫楊康國除吏部員外郎按故事臺諫官言事稱職者不次進擢其次亦叙遷美官或繆妄不職則明示降黜今康國除員外郎謂以稱職而遷則員

外即在司諫之下以妄言而黜則未見降黜之因詔改郎中會要

司諫取美官

韓忠獻為右司諫朝廷欲以知制誥寵其畫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言行錄

古今文集

雜著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

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唯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身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立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

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於一時君子之譏著於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耶非材且賢者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跨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昔韓退之作諫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延齡

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當時之事。豈無急於且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度政。化理清明。雖為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諫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莽。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

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冒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

律詩

諫垣轉對

鄭谷

吾君英睿相君賢。其奈宸區未晏然。明自翠華春殿下。不知何語可回天。

左右補闕

歷代沿革 古無其官。詩云。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蓋取此義。後漢伏湛出。入禁闈拾遺補闕。魏文帝敕侍臣曰。公卿等宜拾朕之闕。晉武帝詔曰。公卿等宜補闕拾遺。獻可替否。職官志。

事類彙編新集

卷之三十一

五十五

魏孝文帝命侍中李冲補闕左右唐太后垂拱元年因其義創立四員左右各一員天授中左右各二員通前為十員神龍初依舊各二員其才可則登不拘陞叙大曆七年各加置兩員五代後唐同光元年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補闕為左右司諫元有司諫又有補闕拾遺

辭書要語補闕拾遺位居諫官榮踐清華之列是為獻納之司宋端拱元年詔不隱惡以固位不形真以干名柳宗元為柳渾

行狀朕聞交職有闕仲山甫神之蓋所以節宣天子之嗜欲而彌縫其不至也元稹楊汝士授右補闕初左右補闕開元以來尤為清選通典左右補闕掌供奉規諷屬從乘輿唐六典

**詩句**交職曾無一字補託身愧比雙南金杜題省壁  
**古今事實**

陛下侍臣

舒元褒曰遺補官秩雖卑陛下侍臣也續通典

朕之直臣

鄭餘慶子澣為右補闕獻疏切直餘慶入朝憲宗謂曰卿之令子朕之直臣可更相賀遂遷舍人通典

職在諫曹

唐權德輿為左補闕時裴延齡以巧倖判度支德輿上疏切諫之臣職在諫曹今採群議敢歷肝血伏待刑書

豈避雷霆

韋温為補闕時宋申錫被誣温昌言曰丞相操履有所不宜乃奸人陷之吾等諫官豈避一時之雷霆而致聖君賢相蒙蔽惡之名邪因率同列伏闕切爭之

握筆草狀

劉寬夫為右補闕陳皓進汪維摩經得豪例刺史寬夫因對論之敬宗怒曰陳皓不因猶得郡諫官安得此言須推排首未來陳皓曰昨論陳皓之時不記發言首未唯握筆草狀即是微臣若尋究推排恐傷太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

當官正言

崔沔薦為左補闕惟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可得而訕以鯁亮稱

路隨端亮寡言除左補闕以鯁亮稱又崔郊遷補闕上疏論裴延齡以鯁亮知名並唐本傳

以諫忤旨

唐李渤遷右補闕以諫忤旨下遷諮議參軍

更疏論執

唐崔植與鄭覃同時為補闕皆賢宰相後每朝廷有闕失兩人者更疏論執譽均至蔚然

更進諷諫

韋顛字周仁歷補闕與李正辭李約更進諷諫數移大事

鯁亮無回

盧景亮遷右補闕朱泚反勸德宗曰罪已不至則感人不深帝

然之志義卓然與穆質同在諫諍地書數上顯亮無所回避

酬勞無愧

唐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自拾遺遷補闕參謝之際宰相裴均延詰之曰獨孤與李補闕皆孜孜獻納今之遷職可謂酬勞無愧矣嚴補闕官業或異於斯時者進擬不無疑緩休復悚志而退分紀

諫治金丹

裴隣憲宗朝遷左補闕帝令方士治金丹服之頗躁隣上疏諫帝怒貶江陵令

論壞綱紀

敬宗政事日辟補闕舒元哀李漢入閣論奏比除拜不由宰相

進擬恐論壞綱紀綱帝厲語曰更論何事元哀曰官中興作太甚帝色變薛廷老傳

號鐵補闕

唐乾寧中楊貽德號鐵補闕通典

斥立仗馬

唐李林甫居相蔽欺天子耳目諫官皆持祿養資無敢正言者補闕杜璡再上書斥為下邳令因以語動其餘曰君不見立仗馬乎終日無聲而食二品芻豆一鳴則出矣雖欲不鳴得乎由是諫諍路絕矣本傳

同輩注自

唐韋渠牟遷右補闕內供奉僚列初輕之上在延英既對宰相

多使中貴人召渠車於官次同輩始注自矣

無名子詩

唐武后時官職濫雜有無名子作詩曰補闕連車載拾遺平斗量通鑑

古今文集

雜著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啓

柳子厚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適感視貴聽所申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進拜指長者自于幼年是以前後造之未跡則牒計之下列賈藝求售闕無善價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舊率皆携撫相視談笑見昵嗟呼逡巡為達者嗤無乃觀其

撰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不拔其操不砥礪學不該廣文不炳耀實可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于執事特以顧下念舊收接儒業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昂奮振布衣從談作者之筵曳履名卿之門抵掌裁弁厚自潤澤進越無慮汗達者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為也復欲俛默惕息疊足揚翼拜於公侯之間跪激賢達之車竦魂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念厥心又不可為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則又氣平色柔言訥性魯無持達之節無推擇之行瑣瑣碌碌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從無以中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軌今則鼓踴乎曲從乎

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守其常而執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行爲。久高言爲。久信力學。揆文時儕。稱雄于。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日。東燕右而履玄圃。帶魚目而游漲海。祇取請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爾行。輝耀爾能。言爲建瓴。晨發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鯢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夫度爲終身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敢以爲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爲色取。象慕大賢所厭。朝造夕謁。犬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

有今茲之問。仰惟瞻其鄙心。而去就之素誠。齊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律詩

贈陳三補闕

杜子美

獻納開惠觀。君王問長卿。皂鵝寒始急。天馬老能行。

送李補闕

窈窕清禁闕。罷朝歸不同。君隨宰相後。我往日華東。冉冉柳枝碧。娟娟花葉紅。故人得佳句。獨贈白頭翁。

送李補闕

韓退之

禮樂中朝貴。文章大雅存。江湖多旅逸。獻替欲誰論。駟馬歸城闕。雙鳧去海門。還從清切禁。再沐聖朝恩。

事文類聚新集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五十五

送邊補闕省觀

錢起

東去有餘意春風生賜衣鳳凰銜詔下才子采蘭歸  
野酒百花裏情人一笑稀別離須計日相望在彤闈

寄鄭補闕

羅隱

夫子門前數仞墻每經過處憶遊梁路從青瑣無因見  
恩在丹心不可忘未必使為讒口隔只應貪草諫書忙  
別來愁悴知多少兩度槐花馬上黃

左右拾遺

歷代沿革 古無其官漢汲黯願為中郎署是出入禁闥補闕拾遺  
文帝初立給事中劉向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續漢書張衡為侍中從容  
調議拾遺左右後魏初置內侍長主拾遺應

對文帝命侍中拾遺左右唐武后垂拱中因其義創立各二員五代後唐補闕拾遺各置一半宋雍熙五年改左右拾遺為左右正言元諫院有補闕又有左右拾遺

群書要語 今聯諫官朝夕耳旨天子行事即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 荆公上田正言書 願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疵蹇蹇一心如對策時 同上 詩句 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杜宿左省 避人焚諫草騎馬欲 雞棲 杜出左掖

古今事實

號為三緊

吏部銓注拾遺評事赤尉皆以才至清官標格孤秀者署之俗

號為三監官又拾遺立繫以其行立在此省之次獻可替否也  
評事出繫云赤尉坐繫云入仕之路歷是三官者時輩共  
以為榮也西京雜記

號稱六絕

唐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辯文章書翰號六絕並本傳

精神昂然

唐右拾遺張方圓每朝政有失便抗疏論精神昂然進不懼死  
明皇嘗曰張方圓忠言人也

詞旨典美

陳子昂為右拾遺上疏陳事詞旨皆典美

詞高行直

李邕少知名長安內史李嶠等薦邕詞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  
召拜右拾遺

選重秩卑

唐白居易上疏蒙恩授臣左拾遺謹按六典其選甚重其秩甚  
卑云所以卑秩者使位不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選者使  
下不忍負心上不忍負恩夫位未足惜身未足愛然後能有闕  
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此國朝置  
拾遺之本意也白集

自釋禍拜

張鎬有大志好王伯太畧楊國忠聞鎬才薦之釋禍拜左拾遺  
元宗西狩徒步扈從遣詣肅宗所數論事

為王者師

蕭嵩為左拾遺表薦張鎬曰如鎬者用之則為王者師不用則幽谷一叟爾元宗擢鎬拾遺不數年出入將相分紀

以文章薦

李渤刻意于學隱廬山更徙少室元和初李選韋况文章薦之詔以右拾遺召

以對策遷

白居易敏悟絕人工文章元和中對策乙等遷左拾遺並本傳

叩墀苦諫

劉栖楚為拾遺敬宗遊畋稍多坐朝常晚栖楚出班以頭扣墀苦諫本傳

守閣極論

唐王仲舒為拾遺德宗信裴延齡逐陸贄仲舒與陽城等守延英閣極論延齡奸邪不可相後入閣帝顧曰是豈王仲舒耶本傳  
又德宗朝裴延齡誣逐陸贄等帝怒甚無敢言陽城聞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等守延英閣上疏極論延齡罪愆慨引義申直贄等累日不止金吾將軍張萬福賀曰諫議能如此天下安得不太平已而連呼太平萬歲韓文陽城附傳

立陛下大言

唐宋瑋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李邕為拾遺立殿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后乃可璟奏李邕傳

論執強梗

白居易元和中為左拾遺被遇憲宗事無不聽言漸別挾摩多見可後對殿中論執強梗帝未諭輒進曰陛下誤矣帝變色罷謂李絳曰是子我自拔擢乃敢爾並本傳

言無回忌

王徽字昭文為右拾遺書二十餘上言無回忌公議浩然歸重

見事風生

元和元年元稹為左拾遺稹性鋒銳見事風生既居諫垣不欲碌碌自滯事無不言上疏論諫職曰凡今之人以上封進見為妄動拾遺補闕為冗員以此稱供奉官與王珪魏徵為等列臣雖至愚能不自愧

有聞即奏

薛延老寶曆中為右拾遺舒元褒等入閣論事穆宗厲聲詰之元褒不能對延老曰臣等以諫為職有聞即應論奏時人服其不撓

柏耆掉舌

唐柏耆志健而望高急於立名謁裴度願以一節掉舌下王承宗乃以左拾遺往承宗獻德隸二州以二子入質真擢拾遺由是聲振一時本傳

歸登寄名

唐歸登拜右拾遺時欲相裴延齡陽城熊執易等以危言忤旨初執易草疏成示登登動色願寄名雷霆之下安忍獨當自是

事類彙編 卷之二十一  
同列切諫登每聯署無所回避時人稱重

諫迎軒轅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遺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云卿等位當列職論在諫司閱視來章深納誠意分紀

諫營興泰

唐盧藏用為左拾遺則天將營興泰宮藏用諫曰離宮別館亦以多矣更窮人之力以事土木臣恐議者以陛下為不愛人務奉已者同上

諫將中人

白居易為左拾遺時王承宗叛詔吐突承璀出討居易諫曰唐

家制度征伐專委將帥比年始以中人且承璀為制將四方聞之必輕朝廷本傳

乞出官人

元和四年旱甚下詔蠲貸白居易見詔節未詳即乞盡免江淮兩浙以拯流瘡多出官人帝頗采納

目為柳篋

唐柳縠遷左拾遺公卿朝野託為牋奏時譽以其博奧目為柳篋

御題魯直

宋朝魯宗道為右正言事有違誤風聞彈疏真宗稍厭之一日自訟於上前願得罷去上悅其忠慰勉以遣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曰魯直言行錄

調之把麻

唐通事令人宣語多不知書至宣讀輒失句度故用拾遺團句  
低聲以助之謂之把麻六典

載新名目

淳化中左司諫張觀上章言拾遺補闕武后所置相循授任二  
百餘年方自聖朝載新名目言責之重與古無比同上詳見公

古今文集

雜著

與李拾遺書 李渤

韓愈

十一月某日愈頓首伏承天恩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之士  
引領東望若景星鳳凰之始見也爭先覩之為快方今天子仁

聖大之事皆出幸相樂善言如不得聞自即太位以來於今  
四年凡所施者無不得宜勤儉之聲寬大之政幽閨婦女草野  
小人皆飽聞而厭道之愈不通於古請問先生世非太平之運  
歟而又有非人力而至者年穀熟衍符貺委至若干紀之姦不  
戰而拘纍強梁之兇銷鑠縮粟迎風而委伏其有一事未就正  
自視若不成人四海之所環無一夫甲而兵者若此時也拾遺  
公不疾起與天下之士君子樂成而享之斯無時矣昔者孔子  
知不可為而為之不巳足迹接於諸侯之國即可為之時自藏  
深山牢關而固拒即與仁義者異守矣想拾遺公冠帶就車惠  
然肯來舒所蓄積以補綴聖德之有缺遺利加於時名垂於將  
來踊躍悚企頃刻以冀又竊聞朝廷之議必起拾遺公使者往

若不許卽河南必繼以行拾遺徵君若不至必加高秩如是則  
辭少就多傷於廉而害於義拾遺公必不爲也善人斯進其類  
皆有望於拾遺公拾遺公倘不爲起使衆善人不與斯人施也  
由拾遺公而使天子不盡得良臣君子不盡得顯位人庶不盡  
被惠利其害不爲細必望審察而遠思之務使合於孔子之道  
幸甚

律詩

賀左省新除韋拾遺

鄭谷

初升諫署是真仙浪透桃花恰五年  
番白郎官居座末著緋人吏立階前  
百僚班列趨丹陛兩掖風清上碧天  
從此追飛何處去金鑾殿與玉堂連

獻張拾遺

李中

官資清貴近丹墀性格孤高世所稀  
金殿日聞親鳳扆古擘時展看魚磯  
酒醒虛閣秋簾捲吟對踈篁夕鳥歸  
獻替頻陳忠譽播鵬霄萬里展雄飛

寄左省杜拾遺

岑參

聯步趨丹陛分曹限紫微曉隨天仗入  
暮惹御香歸白髮悲花發青雲羨鳥飛  
聖朝無闕事自覺諫書稀

徵拜拾遺書情二首

費冠卿

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緊才微恐不勝  
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

又



三千里外一微臣三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慙驚動國中人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之二十二

南江 富大用 時可 編

金陵 唐富春 于和 刊

諸院部

國史院 附總史官

歷代沿革 史官自黃帝有之夏商太史周太史小史內史外史而侯國亦置秦有大史令漢至武帝始置以司馬談為之談卒子遷嗣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修撰之職以他官領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王莽改置柱下五史後漢至隋唯魏明太和中史職隸中書其餘多隸秘書唐武德初因隋制屬秘書省著作局貞觀移史館於門下省宰相監

修唐李元紘奏曰太宗別置史館於禁中所以重其職而秘其事自是著作局始罷史職其修撰史事以他官兼領或品卑而有才者亦直焉宋監修國史一人以宰相為之修撰直館檢討無常員修撰以朝官充直館檢討以京官以上充掌修日曆及典司圖籍之事凡國史別置院於宣徽北化院之東以藏之謂之編修院東京記云編修俗呼為史院天聖修真宗史欲重其任降敕宰相為提舉叅知政事樞密副使為修史其同修史則以殿閣學士以上為之編修官以三館秘閣校理以上及京官充史畢即停元豐改官制日曆隸國史案每條前朝國史實錄則別置國史實錄院以首相提舉翰林學士以上為修國史餘侍從官為同修國史庶官為編修

官實錄院提舉官如國史從官為修撰餘官為檢討元祐復置國史院隸門下省明年又置國史院修撰兼知院事紹聖復以國史院歸秘書省中興即秘書省復建史館以修神宗哲宗兩朝實錄選本省官兼檢討校勘以待從官充修撰紹興五年又移史館於省之側別為一所以增重其事至九年修徽宗實錄乃即史館開實錄院明年以未修正史詔罷史館併為實錄院紹興初實錄國史皆寓史館後罷史館遇修實錄即置實錄院遇修國史即置修國史院著作局唯修纂日曆宰相監修但提大綱檢討官搜閱校對惟修撰實專史職只據所送到時政記唐長壽中姚壽請伏下所言宰相撰錄號時政記自壽始五代以來中書樞密院皆致時政記樞

密院直學士編修太平興國八年蘇易簡為參政自是中書皆參政編錄唯日蒙正嘗以宰相領其事端拱以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為一書及王欽若陳堯叟始乞別撰不關中書直送史館起居注事見左右史門銓次其事排以日月

謂之日曆紹興十八年詔置修國史院修神哲徽宗三朝正

史元國史院有監修國史修史同修史編修官等員

群書要語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詩外史掌四方之志小史掌

邦國之志周禮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左傳吾見有國春

秋墨子子謂陳壽有忠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史之失自遷

固始記繁而志寡子謂荀悅史乎史矣文中子刻於玉版藏

於金匱與天地相終晁錯對策國史之興將明得失使一代之

典煥然可觀温嶠表明乎國史所以弘闡大猷觀乎人文所以

化成天下自非鉤深學海囊括詞林盛周公之典謨懸仲尼之

日月則何以纂叙鴻業蕭嵩制細史策之微烈裨垂作範之規

用成不刊之典並同上王道之端人事之紀懲勸教化在於春

秋錯綜裁成必歸良直以中樞之餘力得東觀之全才齊抗制

修明簡策惟爾之休同上裁成義例之條牛僧孺制垂褒貶於

國書資刊削之能佇討論之美並同上總史官之微婉蕭鄴

制二班懷文裁成帝墳比良遷董兼麗卿雲二班傳稽合異同

裁成褒貶同上掌東觀陽秋之重蕭暹制遷紫薇皇極之位總

簡書刊集之司孫倓制官當喉舌職重陽秋王鐸制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明實錄也會要魯史以來文憲之實足徵

孔子因而修之同上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惡人懼焉類要可以懲惡而勸善典籍有國之明訓荀悅紀序史官掌修國史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繼代之序禮樂師旅之事誅賞興廢之政皆本起居六典

詩句無金可寄東門傳有齒能欺柱下蒼陳瑩中送立之南歸枕中鴻寶羞于進柱後惠文今乃寬何斯立次韻蔡提舉詩早辭右史春秋筆歸種東陵子母瓜李漢堯父舍人挽詩玉階良史筆金馬挾天才楊師道詩

古今事實

皆稱良史

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叙事理

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司馬遷傳

就續前史

班固以父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以就其業班固傳

皆出一家詳見監修國史

劉知幾字子元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蕭至忠等皆領監修子元奏記求罷因為至忠言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今史司取士滋多人自為荀袁家自為政駁每記事戴言則閣筆相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本傳

咸稱二主

論曰司馬遷班固父子議曰咸稱二主有良史之才遷文質而

事核固文序事瞻詳若固之序事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  
摩疊不厭信其能成名也

宜置座右

子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徐堅讀之歎曰為史氏者宜置此  
座右也同上

抱藏南山

韋述居史職二十年祿山亂述抱國史藏於南山能存國史唐書

號為穢史

爾朱榮於魏為賊魏收以高氏出自爾朱且納榮千金故減其  
惡而增其善於是眾口喧然號為穢史並同上

為作佳傳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  
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傳又北齊魏收修國史得楊  
休之助因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

書有五難

袁松云書之為難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  
書不實錄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

典有五志

荀悅云立典有五志焉達道義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勳表賢能  
于寶釋云體國經治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難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告尊對之辭則書之才力伎藝  
殊異則書之

才有三長

劉知幾曰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又唐鄭惟忠嘗聞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子元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罕兼之故史才少本傳

吾有三恨

薛中書元超謂所親曰吾不才富貴過人然平生有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一恨也不娶五姓女二恨也不得修國史三恨也

執簡以往

襄二十五年太史書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左傳

執書以奏

魏暮詔遣中使取暮起居注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官書事以明鑒誠陛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之人書之

乞成漢史

蔡邕時為五原太守王智密告邕謗訕朝廷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積十二年靈帝崩董卓聞名高辟之二百周歷三臺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為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痛豈不共為逆哉即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乞黜省刑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

不能得大尉馬日磾馳往謂之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書當  
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  
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  
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於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  
復使吾黨蒙其訕議遂死獄中稽紳諸儒莫不流涕

叙成國書

魏司徒崔浩及弟覽高謙鄧穎黃輔等共參著作叙成國書五  
十卷著作令史閔堪等素諳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書以彰直  
筆遂營於天郊東方百步用功三百萬浩書國事備而不典而  
石銘顯在衢路北人咸悉忿毒相與構浩於太武帝帝大怒按  
浩誅之盡夷其族浩非毀佛法而妻郭氏敬好釋典時又讀誦

浩怒取而焚之拍灰廁中及浩幽執置檻內使衛士數十人搜  
其上呼聲嗷嗷聞于行路自宰司之被戮辱未有如浩者世皆  
以為報應之驗

古今文集

雜著

漢太史公自序

昔在顛頊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際紹重黎之後  
史復興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談為太史公太史公  
學天官於唐都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  
仕為郎中奉使西征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  
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退卒而子遷適使返見父於河雒

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予生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終於予乎女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予外爾必為太史為太史毋忘吾所論著且夫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與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忘臣外義之士予為太史而不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予甚懼焉遷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而敢闕卒亡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人有言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而明之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此乎小子何敢讓焉於是論次其文十年而遭李陵之禍退而深惟欲遂其志卒述

陶唐以來至於麟趾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仍父子相繼纂其職罔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成觀衰論考之行事畧推三代錄秦紀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本紀十二十表八書二十世家七十列傳九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序畧以拾遺補藝成一家書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

答劉秀才書

韓愈

凡史氏褒貶太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實錄則善惡自見矣然此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况褒貶耶孔子作春秋卒不遇而齊太史兄弟幾盡左丘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瘦歿陳壽起又廢王隱謗退歿



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族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得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衰。退不可為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容。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其功役也。夫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掀天地。決必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必將有作者。勤而莫錄之。足下亦宜勉之。

與韓愈論史官書

柳子厚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別獲書。言史事云。具

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冀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一語史事。其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自在館下。安有採宰相意以為苟以史榮。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也。而見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固。利紙筆。為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若是。且退之以為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設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抗爾設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廷外衢而已耶。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

之為史者然亦甚惑允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可圖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恃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赤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聞暴虐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亦直不可以是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百半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

誰能紀得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攻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感然後為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慷慨自為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忍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之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國史院進三朝正史帝紀表

洪邁

三后在天誕著丕謨之懿百年積德惟憑信史之傳方論次之  
開先仰威靈之如在載滄昧且輟冒宸嚴中謝臣竊以詒厥孫  
謀實為大訓必有不刊之典用扶可久之基赫赫裕陵制作擅  
百王之冠巍巍哲廟規恢宏七世之觀迫昭考之勃興備盛朝  
之盡美治安之極鄙判所無禹繼舜繼堯顧三聖而守一道  
事繫時繫月宜一經以垂無窮慨多歷於歲華訖未施於功  
緒蓋士起異同之論而時更板蕩之餘視熙豐符祐之成舉是  
非而雜採攷崇觀政宣之志頗放失於舊聞賴故家遺俗之猶  
存致偉績閱休之可紀參稽定貫允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宗  
祐宅心羨墻係念明列祖之成德以庶邦惟正之供觀文王之

景光善孝子述人之事欲壯西箱之御趣哀東觀之書臣等自  
愧庸虛敢知筆削書大事而小則簡牘願殫細素之勤藏名山  
而副在京節終真汗青之望

代進三朝國史表

呂伯恭

三后在天軼洪猷於今古百王冠德紀茂實於典謨爰勤信書  
上于之覽中賀臣切以炎宋開萬年之祚裕陵發六葉之祥丕  
顯哲宗於皇徽祖淵神心之相授燁聖列之增光載績武功疊  
西卷湟鄴之績稱秩元祀踵原廟丘澤之規紛綸圖謀之符瑾  
燦梯航之貢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憲六典以訓官世嚴朝  
著前揖商王之躅俯俾唐帝之規運啓中興統承丕緒南陽基  
命達武之元號重開東觀抽書太初之後闕不錄博延新學論

次舊聞逮繼照以龍飛甫終篇於麟獲視諸故府配五聖金匱  
之藏副在有司為千載石渠之鎮於斯為盛莫之與京恭惟尊  
號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有典有則仰思祖武之繩記動記言下  
叶孫謀之燕播諸琬琰炳若丹青臣職總編摩功懃潤色莫測  
乾坤之蘊第輸鉛藁之勤述羲農黃帝之書既垂成式由堯舜  
文王之道願軫辰衷

律詩

寄孫之翰國史

曾子固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帝重有車伏羲以來可悉數孰若石  
作何有餘歸來已絕褒貶筆進用祇調毅倉儲合持詩書白虎  
觀東護日月金華居

和尹諫議史館

王維

史館接天居電棠侍玉除洞有百年祿山藏太史書君恩隆二  
帝且莫上空虛

酬魏少侍直史館

邢恕

麗藻高鄭衛專學美齊韓谷喻難有屬筆削少能干

送分司陳郎中祗召直史館

劉禹錫

遠取南明貴公子重修東觀帝王書當時載筆窺金匱暇日登  
臨到石渠

送史館劉道原

蘇子瞻

十年閑坐樂憂獨百金滿書夜散亡揭來東觀弄冊墨聊借舊  
史誅姦強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488554168